

请

《论语》

走下神坛

邹纪孟◎著

一问——圣门高足写的《论语》为什么公

二问——被人解读了几千年的《论语》，以致众多大学者至今还在为一字、一词、

这么难读，
又争论不休？

三问——《论语》真的句句都有微言大义吗？古今众多解家对《论语》的解读，都符合《论语》的本义吗？

四问——历史上究竟有谁是在用《论语》中的那一套来治国平天下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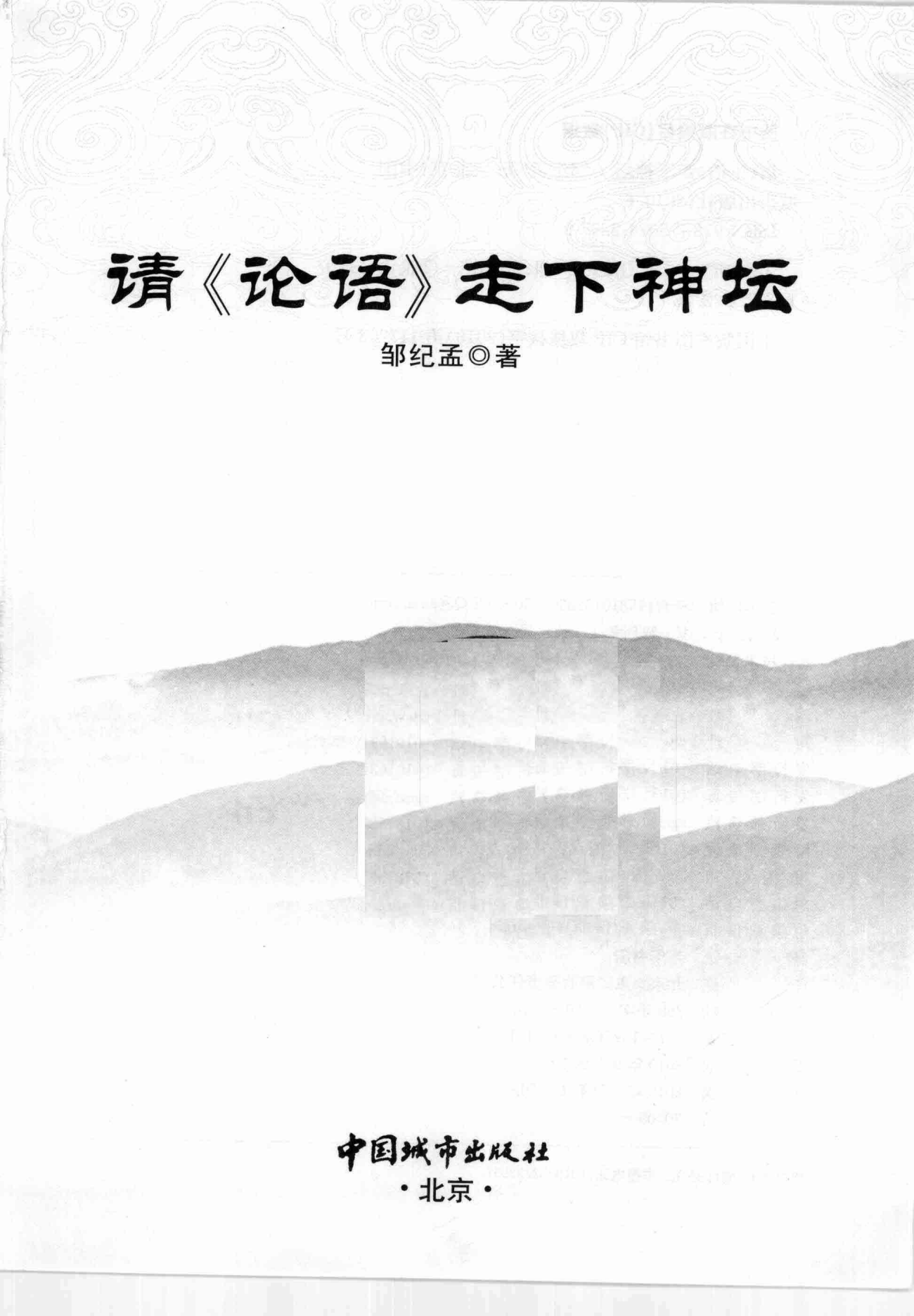
五问——对现代人来说，《论语》究竟还有多大的思想含量？究竟还有多少现实价值？……



中国城市出版社
CHINA CITY PRESS

请《论语》走下神坛

邹纪孟◎著



中国城市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请《论语》走下神坛 / 邹纪孟 著. —北京: 中国城市出版社, 2010. 6

ISBN 978-7-5074-2297-9

I. ①请… II. ①邹… III. ①儒家 ②论语—研究
IV. ①B222. 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17203 号

责任编辑 李青(15810132500 500007LQ@sina.com)
封面设计 V·智创意
责任技术编辑 张建军
出版发行 中国城市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太平路甲 40 号(邮编 100039)
网 址 www.citypress.cn
发行部电话 (010)63454857
发行部传真 (010)63421417
发行部信箱 zgcsfx@sina.com
编辑部电话 (010)52732085 52732055 63421488(Fax)
投稿信箱 city_editor@sina.com
总编室电话 (010)52732057
总编室信箱 citypress@sina.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集惠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字 数 299 千字 印张 18
开 本 787×1092(毫米) 1/16
版 次 2010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0.00 元

版权所有,盗印必究。举报电话:(010)52732057

写作缘起

《论语》中的《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章》(【先进十一·26】),是这本书中最具文学色彩的一章,篇幅也长,作为先秦诸子散文代表作之一,曾被选入高校中文系“中国古典文学作品选”课中,写书人对《论语》的最早接触,便是从这里开始的,我们这些新中国成立后才接受高等教育的一代人,对于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知识的根底是十分浅薄的。

真正将《论语》全书囫圇吞枣地读完,是“文革”期间批林批孔时期,用的是杨伯峻先生的《论语译注》。毛泽东有一个著名的主张:“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文革”时期相当多的人,对“四人帮”之流反对的、打击的,总会心存同情、好感,写书人当时对孔子、对《论语》也是这样。这大概就是后来被称之为“逆反”的心理。怀着这样一种心情,读完《论语》,总体印象,《论语》虽不像过去人们说得那么好,但也绝不像当时那些人说的那么坏。对比当时的时政,对孔子的一些话,如“子为政,焉用杀”,“君使臣以礼”,“庶之”、“富之”、“教之”,“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等,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心想,如果执政者能执行其中的任何一条,时局也不会变成那种史无前例的乱象。当然,这一切,也只是“腹诽”,在人前,尤其是在权势者面前,还得是“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鞠躬如也”,(见《乡党篇》)内心也常恨自己,怎么就那样怯懦,不能像孔夫子所教导的那样,“杀身成仁”?可转念一想,孔夫子他老人家对权贵不是也那么谨小慎微吗,不是也没有杀身成仁吗,天下者,他人的天下,我等蝼蚁之辈,又何必过分自责?

“文革”之后,一切一度曾被奉为神圣的东西,在人们的心灵中轰然倒塌,一时间,人们的心头感到没着没落,四无依傍,开始寻求新的心理慰藉和精神寄托,找来找去,又找到了孔夫子。于是,孔夫子不只被落实政策,得以平反,而且高调重新登场,被一些人奉为新的精神支柱,成为营养中国人的心灵鸡汤。所谓的国学,渐渐热了起来。不止如此,面对着当时东南亚一些国家经济的腾飞,有人甚至断言说,





《论语》将是指导世界走向幸福彼岸的导航指南，一部使世界趋于大同、直达天堂的新的《圣经》。

如果中国的圣贤真的能够振兴世界，作为一个中国人，我辈自然十分高兴，十分自豪，于是我又一次捧起了《论语》，希望能从中找到富国的妙策，济世的良方。坦白地说，我失望了，当时写下了这样一些文字：

“在中国，孔子不只是最大的文化名人，也是被历代统治者钦定的政治思想领袖，他的思想就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以这样的身份和地位，孔子的从政思想一定极为丰富，极具指导意义了。孔子一生最大的愿望也是跻身于政坛，可奇怪的是，他辛苦奔波几十年，足迹遍及列国，磨破了嘴皮子向那么多的当权者推销自己，可始终未能如意，最后只好回到老家教他的书。而那些将他的思想奉为国家指导思想的历代统治者，虽然开口闭口不离‘子曰’，可实际行动与孔子的许多重要思想却大相径庭，甚至背道而驰。这是什么原因呢？

“原因在于孔子政治思想的理想化色彩过于浓厚。他的从政思想可以归结为两方面，一是统治者对自己要有道德上的自律，‘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以自己道德上的榜样来影响人，感化人；二是对他人要有爱心，‘仁者爱人’。孔子的确是个宅心仁厚的思想家，可也是个不切实际的思想家，他为人类社会勾勒出了一个彼此和睦睦、鞠躬揖让的乌托邦，却又不具备可操作性。这个乌托邦由谁来实现，又如何实现呢？统治者不愿意实现，被统治者又无权实现，于是孔子那些美好的思想变成了可望而不可即的海市蜃楼。

“在他的那个时代，他的思想不过是‘百家争鸣’中的一家，是哺育刚刚出生的封建社会婴儿的食品中的一种；到了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他的思想成了这个社会食谱中唯一的一道食品，所以中国封建社会一直患有思想营养不良症；而到了宋朝，理学家们又在这道食品里加上了毒素。所以在他的思想指导下的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来不只是在原地踏步，而且越来越羸弱。”（见拙著《智者与治者》）

此后，随着亚洲金融风暴的降临，那种《论语》指导世界的宏论也销声匿迹，我也就不想再读《论语》了。鲁迅说过：“孔夫子之在中国，是权势者们捧起来的，是那些权势者或想做权势者们的圣人，和一般的民众并无什么关系”，“中国的一般民众，尤其是所谓愚民，虽称孔子为圣人，却并不觉得他是圣人；对于他，是恭谨的，却并不亲密”，“不去亲近那毫不亲密的圣人，正是当然的事”。（见《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我辈正是鲁迅所说的那种“中国的一般民众，尤其是所谓愚民”，孔夫子的圣与不圣，他的思想能否振兴世界，和我辈有什么关系？何必咸吃萝卜淡操心，劳心费力，再去啃那些毫无文采的劳什子？

看来，孔子及《论语》，真有点“不废江河万古流”之势。鲁迅的那些话，说于六十多年前，岂料到了 21 世纪，借助于现代传媒的伟力，《论语》和孔夫子突然又一夜蹿红，“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说又甚嚣尘上，书店前排队买什么“心得”的人，居然挤挤挨挨，九曲十八湾，迤迤绵绵，其中，既有大爷大妈，也有靓男倩女，还有垂髫小儿，大约全是鲁迅所说的“一般民众”（估计唯独没有的，就是权势者）；报刊、电视等媒体，充斥着孔子的功与过、《论语》的是与非的争论，孔子又在“大成至圣先师”与“丧家狗”的两极评价中扯来扯去。鲁迅说的孔夫子与一般民众并无什么关系的话，似乎有点不确了。

写书人自知学问根底浅薄，对这种趋于两端的评价，没有能力判断孰是孰非，面对着家人亲友的询问，不免靦颜，于是，我第三次捧起了《论语》，相对于前两次的囫囵吞枣，这一次想读得认真一些，当然，所谓认真，也只是相对而言。在中国，关于《论语》及孔子的文字，汗牛充栋，程树德先生编辑《论语集释》，引证各种参考书籍，达 680 种之多，我辈即使穷尽余生全部的时间、精力，只怕也难读完其万一。我只是搜集几本被人提及较多，而坊间又能找得到的书，比照着读了一下，这一读，倒读出问题了。

一是圣门高足写的《论语》为什么会这么乱？

二是被人解读了几千年的《论语》，为什么还这么难读，以致众多大学者至今还在为一字、一词、一句的含义争论不休？

三是《论语》真的句句都有微言大义吗？古今众多解家对《论语》的解读，都符合《论语》的本义吗？

四是历史上究竟有谁是在用《论语》中的那一套来治国平天下？

五是对现代人来说，《论语》究竟还有多大的思想含量？究竟还有多少现实价值？

我不愿再循着这个思路想下去了，否则，将会是对圣人、对经典的大不敬，而我，对圣人、对经典，其实是充满敬意的。我知道，尽管有许多不完备，《论语》作为中国思想史的开山之作，作为中国思想史长河源头的第一股水，它的价值是无可取代的。这正如青铜器之于现代的冶炼技术，结绳记事之于现代的超级计算机，二踢脚之于现代的精确制导武器，蹒跚学步的小儿之于现代运动场会上的十项全能冠军，那是任何事物都会有的第一步，稚嫩、不完备都是正常的，要求黄河源头的小溪，就能灌溉万亩粮田，就能掀起滔天巨浪，就能承载万吨巨轮，那是白痴的想法。《论语》编纂者们的本意，无非是想编写一本回忆录、纪念册，以示对先师的怀念，至于“治国平天下”云云，那是后世人们强加于它的，它未能做到，那不是它的过失。





无论如何，它还是一本教人向善的书，它提倡“仁者爱人”，总比后世的“整人”、“害人”、“杀人”要好，从这个意义而言，《论语》将是不朽的。

我所不满意的，是包括董仲舒、朱熹在内的后世的一些解说家，强人就我，按照自己的意愿，去涂抹、装点、粉饰《论语》，使《论语》变成一部无所不包的百科全书，使孔子变成前知八百年，后管八百载的先知，通天教主。当然，这些想法，也仅仅限于“腹诽”，并不想形诸文字，更不想公之于世。我深知，在当下的中国，对孔子及《论语》，哪怕有任何一点点的质疑，都可能会被视作民族罪人，引起愤青、愤中、愤老们的无情责骂（其实，责骂者未必都认真地读过《论语》），我又何必去触这个霉头？再说了，关于孔子、《论语》以及儒家的著书，车载斗量，多一本不嫌其多，少一本不嫌其少，我又何必凑这个热闹？中国好不容易出了个被世界承认的文化名人，《论语》为中国第一本私家著述，在世界历史文献中，同样也属于最古老的，自有其不可抹杀的价值，我们又何必自我贬抑？

一天，偶然读到《随笔》上李国文先生的文章《孔夫子在当下中国的命运》，其中一段引文，感觉十分刺眼：“谁来为弱小民族和国家主持正义？谁来维护联合国的权威？谁来改变国际政治秩序中弱肉强食的‘丛林规则’？谁来提供对治霸道的价值理念和实力？环视当今世界，舍中国其谁？”，“树立中国‘道德大国’国家形象，以王道对治霸道，为人类和平输入新的价值和理念，改变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丛林规则’，重建国际政治秩序，把人类带出‘战国时代’”，“是中国当仁不让的时代使命和历史使命。”（《随笔》，2008.4）李国文先生评论说：“读到这样的呓语，是不免要联想到‘文化大革命’，那时高喊‘革命中国’救世界，现在则是‘道德中国’救世界，其内在的‘救世主’情结，与‘中华中心主义’是一脉相承的。”还有更邪乎的呢，有些所谓“第四代新儒家”，公然主张要以“儒家共同体专政”来取代现行体制，根据李国文先生的概括，这个专政的提点是：“一是由一个自称代表‘天理’的利益集团（在其具体设计中，就是由‘大儒’、‘贤儒’、‘儒士’组成的儒家利益共同体）垄断一切政治、经济、文化权力，二是权力的世袭。简言之，就是要实行‘儒士’（儒家共同体）专政，精英专政。”

此稿在修改过程中，从网上读到马立诚先生发表于《同舟共进》2010·1期的《当代中国的八种思潮》一文，现将其中有关章节摘要如下：“大陆一些新儒家认为，目下金钱至上、礼崩乐坏、人心沦丧，马列主义不再有吸引力。可是人总离不开信仰和精神支柱，因此儒学复兴顺理成章……”2003年至2005年，内地部分儒家学者正式提出建立儒教和儒家政治制度，引起激烈争议，是为近年文化保守主义复兴一大高潮。争论的激烈程度，远超此前关于读经、国学热、儒家私塾、改穿汉服的争论。这是一个节点。以此为标志，大陆新儒学开始突破安身立命、成圣成德的个人

心性儒学范畴，直指国家政治权力核心，因而发生了质的跳跃。

“大陆儒教的倡导者要求把儒学树为官学，以儒教为国教，建立儒家政治制度。因此，他们要求废弃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把尧舜孔孟之道作为国家根本指导原则写进宪法，上升为国家指导性意识形态。

“还有儒家学者提出在中央层面成立元老院、通儒院，指导政治运行。有人要求举行国祭，祭祀孔子，正式恢复孔子“大成至圣先师”封号，成为全民导师。

“在财政方面，他们要求国家征收儒教遗产使用税（包括历代文庙、孔庙、城隍庙等大约40万处），解决推进儒教的费用。在官员选拔方面，他们要求成立各级考试中心，有志者需通过‘四书五经’考试才能取得做官资格。在教育方面，他们要求用儒教经典取代各级学校的意识形态经典，中小学都应读经。

“以上是所谓上行路线。

“下行路线则是在全国民间普遍建立儒教社团，成立儒教协会，开展活动，鼓励民众建立儒教信仰，建立儒家生活方式。

“有人提议恢复家族制。为了规避风险，减少阻力，建议先从韶山毛氏家族、四川广安邓氏家族、四川仪陇朱德家族做起，把族人管起来……”

“蒋庆认为，科学与民主是西化的表现，不是儒学原生内容。儒家强调道德责任而不赞成强调个人自由，儒家亦不赞成基于个人利益诉求的人权。如果实施西方自由民主，中国文化的根就消亡了，中国文化也就消亡了。蒋庆说，儒家最高政治理想是王道政治。王道政治不是由民做主，也不是以民为本，而是‘为民而王’，也就是君王为民众利益而治国平天下。”

看到这里，不禁愕然。在世界文化史的地位上，孔子充其量不过是个东方圣人，为什么在21世纪的今天，居然变成世界级的救世主了？在中国历史上，即使在号称独尊儒术的时代，所谓儒术、儒学，也不过只是权力的帮忙或者帮闲，为什么在21世纪的今天，居然要成为权力的主宰了？如果在今天，有人主张乘坐风筝遨游全球，使用二踢脚征服世界，人们会以为这是笑谈、吃语，可为什么在政治思想领域，这种返祖现象，却可以堂而皇之之公之于世，而且，提出这种主张的，据说都还是所谓“精英”？这是否与对《论语》不当的评价有关系？是否与我们过分沉迷于“国故”、过分陶醉于所谓“传统文化”有关？如果真的按这些新儒家的蓝图去改变世界，我们的生活将会变成什么模样？看来我们对故纸堆不能再总是顶礼膜拜了！于是，写书人决定自触霉头，甘遭骂名，将自己读《论语》时的一些困惑，一些疑虑，整理成篇，公布出来。写书人虽然并不认为孔子就是通天教主，《论语》就是救世指南，也不承认世界上有放之四海而皆准、历经千年而常新的思想，但，对





请《论语》
走下神坛



孔子及《论语》也绝无不敬之心，只是有些地方读不懂，有些事情搞不明白，以就教于时贤、新进，相信学界的硕学鸿儒，当下精英，以及广大的读者，会不嫌我的浅薄、简陋，有以教我！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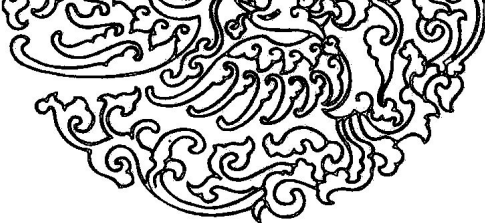
第一章 徒子徒孙的断烂笔记——《论语》文本的困惑	1
一、后人捉刀的二手材料	3
(一)孔子的尴尬	3
(二)孔子会认可吗	5
(三)不可不信,不可全信	9
二、编辑粗糙	12
(一)编排无序	13
(二)语多重复	17
(三)费解多有	18
三、内容芜杂	23
(一)不得要领	24
(二)语焉不详	26
(三)闲话不少	32
(四)其他	36
四、歧义丛生	38
(一)章句、义理歧义示例	39
(二)历史事实认定的歧异	57
(三)孔子、孔学及《论语》核心思想的歧议	61
第二章 培养弱者的教科书——《论语》核心思想的困惑	69
一、“述而不作”与“存而不论”——“学”的困惑	71
(一)“述而不作”,贻害千秋	71





(二)《论语》与“李约瑟难题”	80
二、礼治与礼教——礼的困惑	87
(一)修补与禁锢	87
(二)“和”是历史的艰难追求	97
(三)只有不“克己”，才能真“复礼”	101
三、弱者的人生哲学——德的困惑	103
(一)“德”的缺失	104
(二)谁是君子	113
(三)生得未必伟大，死得颇为壮烈——儒家的英雄模式	148
四、仁，一个历史的幻梦——仁的困惑	162
(一)“爱人”不是仁人的特权	162
(二)一个导致专制的命题	166
(三)仁者难以治天下	168
(四)“没有内圣，只有外王”是历史的铁律	171
五、一个永恒的乌托邦——政的困惑	177
(一)榜样的力量是有限的	177
(二)犯上作乱是历史的必然	179
(三)否定前任是历史的普遍现象	181
第三章 孔子是个失败者——孔子行状的困惑	185
一、暴君、圣人原本是一家	186
二、无道时代的两难选择	189
三、孔子也杀人	195
四、孔子帮助乱党	198
(一)阳货	198
(二)公山弗扰	200
(三)佛肸	202





五、各行其是的弟子们	204
(一)一事无成的乖学生——颜回	204
(二)好提意见的莽学生——子路	205
(三)我行我素的棒学生——冉求	208
(四)敢持异议的“坏”学生——宰我	209
第四章 治天下者的表与里——《论语》“修齐治平”的困惑	215
一、挂羊头卖狗肉的汉武帝	217
二、“乱我家者太子也”	222
三、汉代中国的孔夫子——王莽	229
四、刘秀的歧途	233
五、不孝不悌的曹丕	235
六、注释《论语》的皇帝出家为僧	242
七、谁是唐朝帝王的真爱	246
八、赵普如此治天下	250
(一)“陈桥兵变”的主谋	253
(二)“杯酒释兵权”的策士	255
(三)以权谋私的政客	258
(四)陷害廷美的元凶	260
九、欺世盗名的宋真宗	264
十、孔子走红于夷狄之君	270
结 语	27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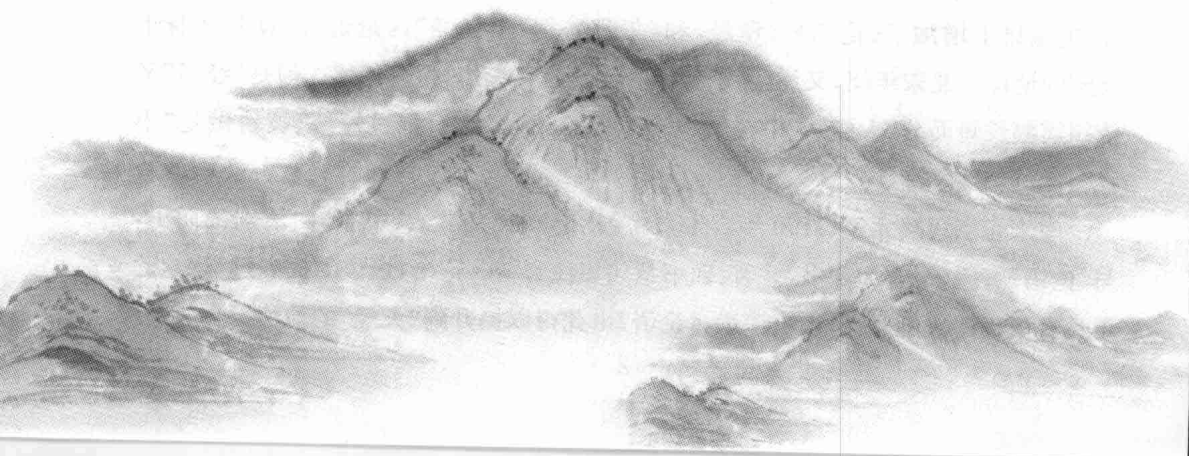


第一章

徒子徒孙的断烂笔记

——《论语》文本的困惑

今天,《论语》作为经典的地位是无可怀疑的,它不只被视为是儒家的第一经典,也被视为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重要的经典。





什么叫经典？章炳麟说：“经字原意只是一经一纬的经，即是一根线，所谓经书只是一种线装书罢了……古代记事书于简……事多一简不能尽，遂连数简以记之。这连各简的线，就是经。可见‘经’不过是当代记述较多而常要翻阅的几部书罢了，非但没含宗教的意味，就是汉时训‘经’为‘常道’，也非本意。”（《国学概论》）

这是“经典”的原始意义。后来，这个词的意义可是被极大地拓展、拔高了，《辞海》“经典”一词，包括两个义项：

1. 最重要的、有指导作用的权威著作；
2. 古代儒家的经籍，也泛指宗教的经书。

这两个义项，前者是泛指，包括古往今来所有学科中那些含有汉朝人所说的“常道”（即揭示了事物本质与规律）的书籍；后者是特指。《论语》出现在西汉前期，其时，将《诗》、《书》、《礼》、《易》、《春秋》称为“五经”，《论语》和“经”根本不沾边。可见，那时人们并没有将其视为“常道”，即“最重要的、有指导作用的权威著作”，它在人们的心目中，就是一部普普通通的线装书，是一部帮助儿童识字的启蒙读物。

唐代开始将“五经”扩大为“九经”，但那也不过是将《礼》和《春秋》二书细化为六种，并没有增加什么新书，《论语》依然是儿童启蒙读物，杜甫晚年有“小儿学问止《论语》，大儿结束随商旅”（《最能行》）的句子。“止《论语》”，是讽刺当时的人不重视学习，仅会读读《论语》，识点字而已。直到唐文宗大和年间（827年—835年），在“九经”的基础上增加了《论语》、《孝经》和《尔雅》，称“十二经”，《论语》才算是跻身于“经”的地位。北宋年间，又加《孟子》，称“十三经”，《论语》得以保留。但是“经书”又依照篇幅长短而分“大经”、“中经”、“小经”，《论语》因其篇幅过短，只被看做是“小经”，地位仍然不高。

南宋光宗绍熙元年（1190年），朱熹将《礼记》中《大学》、《中庸》两篇别裁而出，与《论语》、《孟子》合为四书，并著《四书章句集注》。在《论语》地位的提高过程中，此事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影响深远，《论语》由此得以提升到“大经”的地位。

元仁宗皇庆二年(1313年)始定《四书章句集注》为科举用书,从此,“四书”完全取代了“五经”,成为科举考试的必考内容,《论语》也成了士子必学之书。

历经了长达1600余年的漫长岁月,《论语》才完成了由一本普普通通的线装书,上升到“正经”的升华过程,才将《辞海》中的那两个义项集于一身。那么,《论语》中的“常道”是什么呢?大约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那一套学问。

当下的中国,所谓“国学”,所谓“传统文化”很热,很火,在一般人的心目中,所谓“国学”、“传统文化”就是儒学,而所谓儒学,就是《论语》。《论语》的重要性、权威性无可怀疑的了;至于“指导作用”,更被吹得神乎其神,宋人张载所说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作者注:还应该再加一句“为万国开太平”)的历史重任,似乎只有靠《论语》来承担了。

于是,当下读经之风盛行,从幼儿园,到博士生,“子曰”之声,不绝于耳,真使人不知今世何世。用得着用不着姑且不论,首先我就怀疑,他们真的读得懂吗?反正我是很多地方都读不懂。为了启我愚昧,我找了好多大家、大师的注释本,一字一句对照着读,结果不懂之处还是甚多,有些地方,甚至越琢磨越糊涂。“义理”,即思想内容,那是见仁见智的事,姑且不论,光是梳理个“文通字顺”,就难上加难。孔子说,唯上智下愚不移,我是属于下愚一流,固不足论;但我惊奇地发现,上智们为一个词的语义,一句话的含义,也争论得不可开交。据大师们说,《论语》的每一句话,都有多种不同的解释。我真的困惑了,如果一部负有指导“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重任的经典,连基本字义、语义都弄不明白,叫人如何是好呢?

一、后人捉刀的二手材料

(一)孔子的尴尬

孔子说自己是“述而不作”,他老人家虽然被后世尊奉为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生平却没有留下一字著述。《论语》虽然号称最为集中地体现了孔子的思想,被奉为儒家经典,也是我们了解孔子生平事迹的主要依据,但《论语》却不是孔子自己写的,而是由后人捉刀代笔,这是人所共知的事情。

谁写的呢?提倡独尊儒术的董仲舒,在他的《贤良对策》中,引用孔子的话语达十四句之多,其中十三句源于《论语》,然而,对于《论语》的作者问题,他没有涉及。司马迁是第一个给孔子及其弟子写传记的人,他的《孔子世家》,大多取材于《论语》,而他的《仲尼弟子列传》,简直就是对《论语》的改编,可是,对于《论语》是谁写





的，他也是不置一词。大约在当时的人看来，这个问题无关紧要。

东汉的班固在其所著《汉书·艺文志》，对这个问题给了一个比较明确的说法。他说：“《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就是说，《论语》是孔门弟子，将孔子生前与弟子及其他人的谈话，以及弟子之间交换从孔子那里听到的话语，分别记录下来而成的一部书。这不是班固的创见，而是西汉大学者刘歆的意见。虽然刘歆对先秦典籍的整理常常遭到后世的怀疑与批评，但对这一点，迄今没有人提出过质疑。

孔子三千徒弟子、七十二贤人，《论语》究竟是哪些弟子写的呢？

最早注释《论语》的郑玄（东汉末年人）指名道姓地说，这些弟子就是仲弓、子游、子夏等人。但是也有人反对，如梁（南朝）另一个注释《论语》的大家皇侃（《论语集解义疏》的编著者）就说：“《论语》者，孔子没后七十子之门人所共录”，他的意见是，《论语》是由孔子学生的学生，即徒孙一代辑录的，可是，是哪些徒孙？他没说明。到了唐朝，大文学家柳宗元经过一番考证，得出了结论，是曾子的弟子乐正子春、子思完成了这个工作。北宋的大儒程颢则因《论语》中有“曾子”、“有子”的字样，认为是曾子与有子的学生们编辑的。这个结论的根据是，《论语》在对人的称谓上，除了称孔子为“子”外，还称曾子为“子”，这不符合孔门弟子尊师重道的规矩，也不符合《论语》的一般体例。除了这种推论以外，再也没有别的过硬的证据可以证明。

其实，这个结论的依据也不那么牢靠。因为，《论语》本来就没有什么体例，在称谓上混乱了些，也不必过于认真，例如，《论语》中，还曾将冉有称为冉子，将闵子骞称为闵子。这个结论也是没有法子的法子。既然一定要给《论语》找出个编纂者，总得有人出来充当，而这个或这些充当者还得和孔门有点关系，挑来挑去，挑中了乐正子春、子思，他们两个都是曾子的高足，孔子以后儒家分为八派，他们各自又是其中一派的掌门人，其中，子思还是孔子的孙子，自然是最合适的人选。

近来，也有人对这种说法提出了怀疑。北大李零教授在其新著《丧家狗》一书中提出：“我的印象是，这书（按，指《论语》）恐怕不是原始记录”，“我的感觉是，它们多是摘抄和书略”，他在研究了近年出土的郭店楚简《语丛》后说，“我怀疑，早期的《论语》也许就是这样的东西，现在的《论语》就是从这类语丛摘录和选编”。可《语丛》的作者和编者又是谁呢？不知道。

唉，一本书，而且是一本被一个民族奉为经典的书，研究了几千年，连作者、编者是谁都不知道！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它不是孔子写的，甚至也不是那些曾经登堂入室、亲自聆听过孔子教诲的弟子编写的，而是在孔子去世几十年后，由一些连孔

子的面都没见过的后来人编纂的。

无怪乎郭沫若说：“《论语》本是孔子的徒子徒孙们的断烂笔记。”（《驳〈说儒〉》）当代学者朱维铮先生说：“经学家也好，理学家也好，谁都没有提供《论语》结集时间和作者的确凿证明。既然如此，《论语》能否成为关于孔子的第一手材料，岂非存在莫大疑问？”（《中国经学史十讲》）

作为中国第一思想家的孔子，没能留下自己的著作，而任由他人捉刀代笔，这是孔子的尴尬，更是孔子研究者的尴尬！

（二）孔子会认可吗

对于《论语》的作者，后世的学者们大多接受了柳宗元、程颢的意见。康有为说：“夷考其书，称诸弟子或字或名，惟曾子称为子……盖出于曾子门人弟子后学所辑纂也。”（《论语注》）当代学者杨伯峻也说：“自唐人柳宗元以来，很多学者都疑心是由曾参的学生所编定的，我看很有道理。”（《论语译注·导言》）

根据韩非的意见，孔子死后，孔门弟子分为八派，“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谓真孔、墨，孔、墨不可复生，将谁使定世之学乎？”（《韩非子·显学》）

孔子、墨子死后，儒家分为八派，墨家分为三派，他们对老师的学说，取舍不同，观点各异，甚至相反，可都声称自己得到了老师的真传，是正统，是嫡系，孔子、墨子不能死而复生，谁来判断这些学派的真伪呢？

一种思想、一种学说，在社会上取得一定的地位以后，追随者必然日趋众多，这些源出一流的追随者，后来必然是观点各异，派系纷呈，谁都坚称自己是正统，其他则是邪道旁门，最后，导致如列子所说的，只见歧路而不见其羊的结局，这在后世思想史上司空见惯的事情，竟然发端于中国思想史的开端，这真让人感慨。

墨家姑且不论，韩非所说的儒家八派是否全面也大可怀疑，例如，这八派里，居然没有子路、子贡之派，这是很不可思议的。八派中“乐正氏之儒”的乐正，就是柳宗元所说的《论语》的乐正子春，他是曾子的学生。

我们有理由提问：

1. 曾子及其弟子，是否有资格成为孔子思想的正统传人？
2. 曾参的这些学生对孔子的言论的记录是否完整、全面？
3. 这些学生是否把握住了孔子思想的真谛，记录是否准确、真实？
4. 其他各派，是否认可这份记录？

虽然孔子不能复生，不可能直接回答这些问题，现有的《论语》文本，给出的回

